

作者 :李維榕博士

刊登日期 : 2021 年 5 月 29 日

原文刊載於信報財經新聞專欄〈故事從家開始〉

兩個吸毒者的家庭

短短一周內，就見到兩個有毒癮的青年人。其實他們並不年輕，都是三十五六歲的男子，連他們的母親都說：已經是中年人了！

母親對兒子的吸毒，痛心疾首，恨孩子不成器，不停的投訴和埋怨。話雖如此，她們卻明顯地把這兩個中年人當小嬰兒一般的照顧周到，連說話都代他們對答。兩個男子都有一個年紀相近的同胞，看在眼裏，十分不滿，同胞之間的矛盾，一觸即發。

第一個案例，母親是單親，喪夫多年，獨自帶大兩個子女，必然經歷了很多辛酸。大兒子從少年開始便喝止咳水，沒有固定工作，大部分時間在家打機。缺錢時就向母親耍賴，或去偷妹妹的錢。母親一面罵他，一面卻處處為他苦心安排。妹妹忍無可忍，無法接受兄長的墮落行為。她把哥哥罵得狗血淋頭，對母親卻是又心疼又看不過眼。母親卻說：「夾在他們兄妹中間，兩人一碰面就大吵大鬧，我都快要瘋了！」

哥哥看來眉目清秀，面對母親和妹妹的強烈指控，他像老僧入定般，一點反應都沒有。反而是妹妹對他的一舉一動，都會引起排山倒海的澎湃。三個人困在一個屋簷下，全部專注都聚焦在吸毒者身上，我卻更為妹妹擔憂，一個正常的青年女子，怎可以長期生活在如此困獸鬥中？她說也曾嘗試搬走，就是無法放得下母親。

第二個案例，父母雙全，也是兄弟兩人。哥哥多年濫用藥物，單身一人，弟弟已經結婚生子，也是全部人住在一間屋子裡。兄弟間稍有動靜，便大打出手，多次驚動警察。坐在我們的會議室內，也是充滿火藥味，隨時等待爆發。

與第一位男士不同，哥哥情緒激動，對於家人的一言一行，都有強烈的情緒反應。

他聲淚俱下地訴說：「媽媽不再愛我了，只顧照顧姪兒！」他好像忘記了自己已經三十多歲，姪兒卻是個小嬰兒。從十六歲開始，他便一直扮演着吸毒者的角色。過去數年間，出入精神病院五十次，醫院上下都認得這個常客，這個家庭評估也是由他的主診醫生親自推薦的。

說起醫院，他很委屈地說：「與弟弟一大家人擠在一起，我只睡在廳旁的一個角落，入醫院起碼有一張自己的床位！」

男子的每一個表達，好像都在追尋一種家的感覺。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？他的父親恨得牙癢癢，一出聲就把他罵個體無完膚；多年來對長子的無奈和無助，全部發洩出來，按捺不住。

男子哭着對我們說：「你看，他們對我完全沒有一句好話，從小到大，沒有一句鼓勵的話！」

他的行為也實在很難讓人讚賞：一個長得十分得體的男士，毒癮發作時，那種在地上打滾，翻白眼的恐怖形象，讓人如何接受？母親更是無法抗拒，只有乖乖地順着他走。長久以來，母親都是一邊怨他，一邊又滿足他的需求。家人表達的字裡行間，處處在影射母親溺愛。

小弟更是耐不住氣，一方面埋怨父母教子無方，一方面也是難以容忍年齡相仿的兄長如此自暴自棄，不斷跳出來與他爭論。二人一觸即發、舌劍唇槍，男子爭辯起來毫不示弱，口材其實十分不錯，那倒是他最適合自己年齡的表達。

他還告訴我們說：「小時候媽媽打我，弟弟都會撲在我身上來保護我，還叫媽媽打他自己也不要打哥哥！」

都是一些溫馨的回憶！這麼好的開始怎麼變成現在的不堪回首？

男子把一切問題都歸疚於家人的指責，他說：「我好像站在懸崖上，必須要改變！但是他們（家人）也必須改變對我的看法！」

我問男人：「為什麼他們的看法對你那麼重要，你自己有過覺得滿意的時候嗎？」

他不用思索就回應：「有的，我十六歲全班考第一的時候！」

十六歲那年開始，好像一切都停頓了，他再也沒有長大！由十六歲到三十五歲，這十九年間，他一直沉迷在毒癮當中，這十九年在他的生命中是一片空白，他經歷的不是一個成年人的世界，而是一個不停要求母親哺乳的嬰兒。連他自己都說：「也許我與母親一直沒有切割臍帶！」而吸毒，也是一種哺乳行為，讓人回復嬰兒時期對母體那種完全放鬆的依附。

男子曾經有兩年留在戒毒中心戒除毒癮，但是回到家裡，很快就打回原形。這是很多戒毒者的悲劇版本，要他們入院戒毒本身已經很不容易，但是戒毒後怎樣不要重道覆轍，才是真正的挑戰。

毒癮，是必須有旁人協助才能維持的，絕對不是一個人的事！

我的老師 Minuchin 在處理青少年吸毒者的家庭問題時，往往會把他們比作沒有成長的孩子，無法脫離父母。而父母，基於自己的情緒需要，也不知不覺把孩子當大嬰兒來侍候。我看這兩個中年大叔，也仍舊停留在哺乳時代。

吸毒，並非只是吸毒者的問題，每個家人都是受害者。尤其他們的同胞，往往也被扯入這股強大的殺傷力中，讓全部人膠著在那裏，形成一個輪迴，此起彼落，互相牽扯，欲罷不能。必須打破這個輪迴，才可逃出生天！